

菊苑英葩 慧群同芳

李麗芳

中石堂



王军 刘连伦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李麗芳
菊苑藝苑 慧麗同芳

中石堂



王军 刘连伦 著



商務印書館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菊苑双葩 慧丽同芳：李丽芳 / 王军，刘连伦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 - 7 - 100 - 09691 - 1

I. ① 菊… II. ① 王… ② 刘… III. ① 李丽芳 (1931~2002)
—传记 IV. ①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315760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菊苑双葩 慧丽同芳

——李丽芳

王军 刘连伦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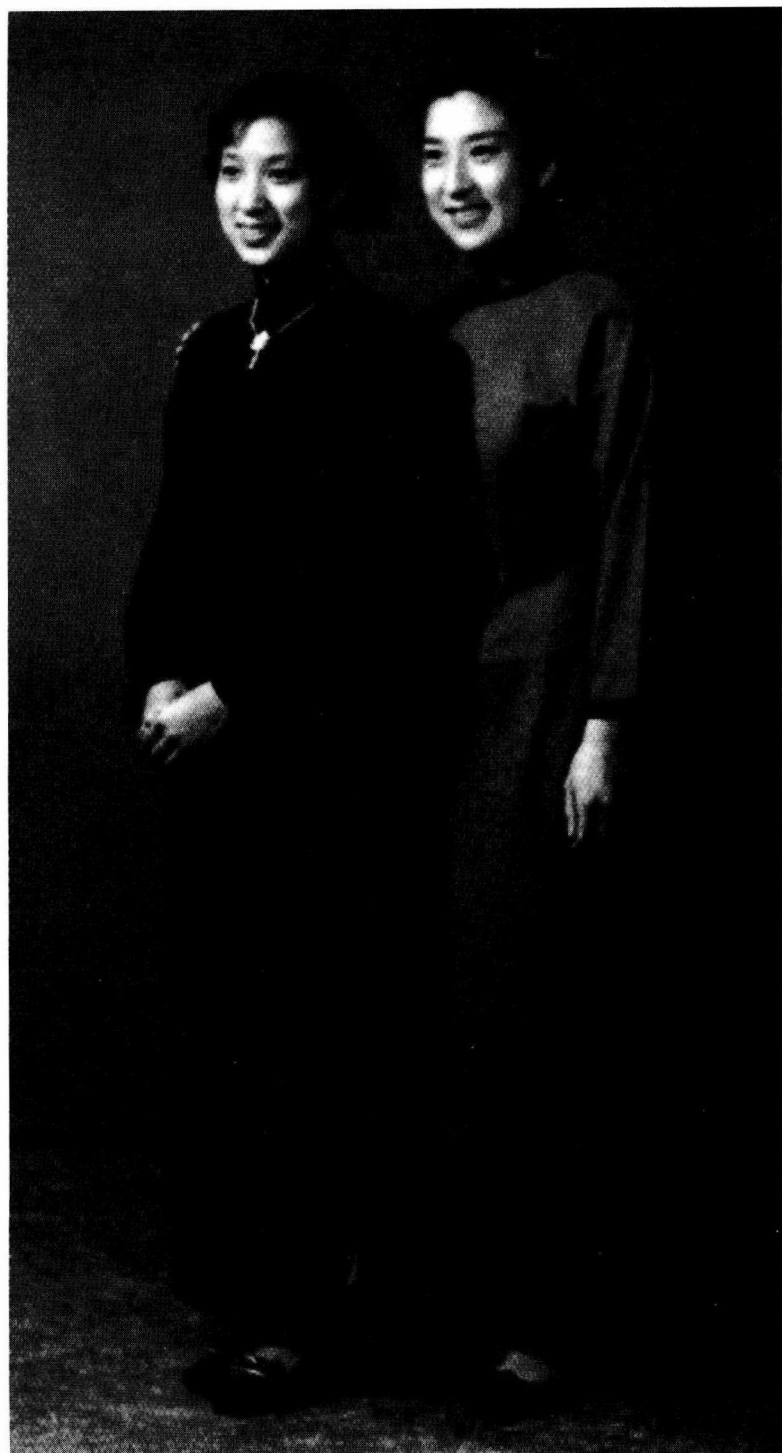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09691 - 1

2013年4月第1版

开本 710 × 1000 1/16

201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1

定价：38.00元



得读王军、刘连伦二位先生大作《菊苑双葩
慧丽同芳》书稿，不胜钦敬。慧芳大姐是我至友，
姐妹同芳之情，情笃，红飴艺术同臻妙境，天下
人所共知。而如二公缕陈之细者，实令大家赞佩。
想大家在捧读华章的时候，一定又如与双葩同享
会心旧景，同话往昔过从促膝的温馨。更会使更
多的后知者得更多的仰羨。

我更要深深拜谢二公之高谊，更为慧、丽姐
妹能有此知音称庆。辗转之间得俚句一首，即奉
卷首，以致愚衷。句如下：

人生有幸得知音，
德艺相投在会心。
姐妹红飴欣苦路，
文章句句寄情深。

中石好诗

刚劲昂扬 艺如其人（序）

胡金兆

笔者从小嗜戏，记忆清楚的启蒙是在北京第一舞台火灾前观尚小云的《虎乳飞仙传》，时为我3岁时的1937年，大概以前还有。从此看京剧与我的年龄、学业并进，以至终使我弃理从文，以戏曲编辑评论为终身职业，至今75年有余。

少年看戏，听名角的机会较少，戏票贵，大人要不去小孩就看不上，除非上高小后，晚上做完功课，随琉璃厂各店的师兄们到前门外各戏园子“拿蹭”：晚9点后，大轴上场，戏园子门随之大开，没票的可以进去靠着大墙或柱子看白戏，都是好角名剧，马连良、谭富英、金少山、孟小冬、张君秋、李世芳、叶盛章、李少春……都是这么看的。偶尔买票，也是省下点心钱，买最便宜的靠大墙最边的高板凳，只能看戏台侧面。杨荣环挑班头牌，老生迟世恭持刀，大师裘盛戎还是三牌花脸的《大探二》，今日菊坛最有艺术影响的裘派艺术那时还没有形成，我就是这样在东安市场吉祥戏院靠大墙看的，那时我刚上初中。我更喜欢看星期日白天的富连成、荣春社、鸣春社、中华戏曲学校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戏曲学校的比我略年长或同龄的科班戏，不仅便宜，而且有青年人的朝气，过瘾！这大多没有离开京朝派，而对南派京剧，我见得

少，不熟悉。

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在新翻建的广和剧场看了一场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京剧团”（记得还曾一度对外演出叫北京京剧团）的折子戏，真棒。里面有我熟悉的北京角儿老生李鸣盛、花脸郭元汾、武旦班世超、武生谭元寿、武丑郭金光（谭、郭的《三岔口》严丝合缝，使真家伙，刀碰刀冒火星，后来元寿兄离团到其父与裘盛戎的太平京剧社，皈依谭派正果）等；还有我第一次见到京剧青年翘楚：身轻如燕、翻跌出色、之后出国演出以《闹龙宫》片段荣获“国际猴”绰号的张正武，出手称绝的女武生俞鉴，还有那位在《伐子都》里身披硬靠翻“云里翻”的年轻武生，可惜我没记住他的名字。也就在这天我见到“菊苑双英姐妹花”之一的妹妹李丽芳。后来才知她只大我3岁，20出头，出生在北京，红在江南，多才多艺，天蟾舞台的台柱。虽然她演的是骨子老戏，可她那清亮刚劲的唱腔，却使我精神一振，在北京的青年坤角青衣中非常少见。这场戏看得我如醉如痴，致使之后我又追到中山公园音乐堂看了他们一场新戏《北京四十天》，李丽芳的红娘子，更是英气逼人，唱念做舞，皆臻上乘，我由衷地佩服；与其后看到加入中国京剧院的其姐李慧芳，虽都是艺术多面手，但姐妹风格有所差异：慧芳大姐是刚柔相济，丽芳姐说柔中见刚。

大约1955年底，军委总政京剧团集体转业到中国京剧院，组成中国京剧院四团，后来人称“老四团”，以有别于之后由清一色中国戏曲学校毕业生、以《杨门女将》等名世的中国京剧院四团。此时我已到《戏剧报》工作，与老四团的朋友们时有接触，常看他们的戏，可唯独与丽芳姐接触较少，好像她不大像其姐慧芳那么爱交朋友，她台下很沉静、低调，与其台上的生龙活虎大相径庭。

1958年9月，中国京剧院四团全团支边，由石天率领调往即将成立

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别就是六年，直到1964年6月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中才再见面。他们以李鸣盛、李丽芳主演的《杜鹃山》参加。会演中有两台《杜鹃山》，另一台是赵燕侠、裘盛戎和马连良排的。论名气、舞台火候，二李难比赵裘马，可丽芳姐固有的刚劲英气使宁夏的戏毫不逊色，甚可说有所胜出。宁夏团就住在大会的驻地北纬饭店的楼上，朋友见面聊天，就聊出他们在宁夏上山下乡为群众服务的事，是那时宣传的重点，我就顺便采访起来，准备写一篇专题报道。都是熟人，采访很顺利，都提到丽芳姐的突出表现；可丽芳姐本人却说得很少，跟台上大不一样。

“文革”中我们被一锅端往五七干校修理地球，属“文艺黑线”，与舞台上仅有的“板儿戏”无缘；在《红灯记》《沙家浜》之后，又搞当代题材的《龙江颂》《海港》等，蛰居在宁夏的李丽芳以她清亮刚劲的深厚唱腔功力，1965年被选调上海出演方海珍。戏，我们只能在电视中看，老实说丽芳姐唱得真棒，是她艺术表演音乐创作的最高峰，美听动人至极。此戏唱腔立时传唱开来，至今仍有相当艺术影响；但这出改编于淮剧《海港的早晨》，和移植自话剧的也是唱腔成就很高、李炳淑主演的《龙江颂》，虽列于八个“样板戏”之中，或列于“样板戏”的范畴之内，但在当代题材原剧的先进与落后的戏剧矛盾中，硬插入反革命破坏的阶级斗争内容，让人难以置信，贻笑大方。江青所抓的“样板戏”，是已被党中央决议所否定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怪胎，其反动的政治目的、对人民和国家的伤害不容抹杀，更不能简单地以“红色经典”不改样地大力宣扬普及。但其中京剧艺术家们所创造的优美的表演唱腔，必须与样板戏的政治倾向、目的和后果区别开来，予以有分析地不同对待。

王军、刘连伦二位，倾大力为慧芳、丽芳姐妹作艺术生活传记，难

能可贵。我们的杰出的戏曲艺术家在“戏比天大”的理念指导下，艰苦学艺，奋力创造，虽受打击，矢志不渝，把中国戏曲艺术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理当为他们树碑立传。虽然他们的经历大同小异，但在共性中毕竟有个性的独特内容；已出版了很多戏曲艺术家传记丛书，丰富开阔了梨园文化和广大读者的知识阅读视野，是大好事。要比在“文革”前我在《戏剧报》约稿编辑老艺人“艺术经验”专栏时，受到“只能谈艺术创造，不许谈艺术生活”没有成文规定的“左”的桎梏，使很多经历晚清、民国、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老戏曲艺术家亲历见闻的戏曲和社会历史资料不许成文，人为地泯灭了大量珍贵的文化史料，连梅兰芳、周信芳两位也不能免责除外：梅先生的《舞台生活四十年》20世纪50年代刚出版就遭到“美化旧时代”的“左”的批评；60年代周先生在《戏剧报》连载的艺术经验文章，是一出一出戏从头到尾的说表演，只字不涉及他7岁登台、北京借台练艺、海派京剧的崛起成熟和他所起的作用，远不如他在20年代写的文章生动可读，史料也没了。相比之下李慧芳、丽芳姐妹和其他艺术家的涉及艺术生活的传记性作品，今天得以较多地出版问世，这实在是戏曲幸甚、读者幸甚、民族文化遗产和社会幸甚。

是为序。

2012年春

目录 Contents

引言 ... 001

1 栉风沐雨 雏凤展翅 ... 004

2 青衣新秀 唱红天蟾 ... 019

3 总政京剧团 飒爽文艺兵 ... 030

4 革命熔炉 锤炼成钢 ... 040

5 老树新花《玉堂春》 ... 049

6 《武大郎之死》的潘金莲 ... 062

7 传送友谊 不辱使命 ... 070

8 跟随四团 走向辉煌 ... 080

9 一声命令 支援宁夏 ... 088

10 京剧拓荒 塞上花开 ... 103

11 反串大教师 “丑”中也能见功夫 ... 126

12 “车夫”迎娶“王昭君” ... 134

13 临场救火 贺湘屹立《杜鹃山》 ... 145

14 方海珍走进《海港》的巅峰岁月 ... 173

- 15 戏以曲兴 戏以曲传 ... 206
- 16 《白门楼》里数风流 ... 222
- 17 忠诚事业 燃尽生命 ... 240
- 18 追思洒泪雨 真爱满菊苑 ... 273
- 19 德泽生辉 戏韵流芳 ... 280
- 20 十年两茫茫 相隔难相忘 ... 311

尾声 ... 318

后絮 ... 321

后记 ... 324

引言

在神州姹紫嫣红的京剧百花园里，有两枝奇葩熠熠夺目，她们虽非姚黄魏紫，却分外妖娆：傲骨迎冰雪，幽然吐清香，苍翠高洁挺，临霜屹群芳。这就是集四君之美而神形隽永、韵入万家的京剧姊妹花——李慧芳和李丽芳。

慧丽姐妹，天赋异禀，生于贫困，长于苦难，成于奋发。她们从艺不骄不躁，做人不矜不伐。粉墨于戏中是好角，素装于戏外是好人，台上台下，同样精彩。

李慧芳演京戏生旦齐抱，演话剧《杨贵妃》、电影《吕四娘》，刚柔交融，万种风情！

毛泽东极为青睐李慧芳演的京剧《盗魂铃》，三邀兴不尽。

刘曾复叹呼李慧芳之艺术概貌：“惊观芳琰仪，掩映荆山玉。”

欧阳中石赞赏李慧芳的艺术特色：“修身玉立清香。”“率直挺秀，自然天成。”

苏烈美誉李慧芳的艺术造诣：“真真正正的文武昆乱不挡，十八般武器件件皆精。”“奇葩特立，独领风骚。”

刘厚生评价李慧芳：“表演艺术舒展大方，精神饱满……待人接物

上朴素自然，平易近人。”号召学习李慧芳“一辈子忠于人民，忠于艺术的精神”。

吴江诚言李慧芳：“眼中闪露着真善美，像慈爱宽厚的妈妈。”

张德林在《菊丛慧芳》中赞扬：“慧芳先生为后人树立了为人为艺的榜样。”

李滨声称扬李慧芳：“幼小登台养家糊口一家顶梁柱，毕生献艺弘扬国粹多才多艺人。”

……

李丽芳独特的高宽亮嗓音，得到了戏迷们一致公认的“铁嗓子”之艺术桂冠。

毛泽东观看了李丽芳演的《海港》后，上台和她握手，用浓重的湖南话赞扬她：“唱得好！”

邓小平复出，锦江饭店亲点李丽芳演出《白门楼》后，亲切地说：“丽芳，好久没有看你的戏喽！”

朱镕基任上海市市长时，曾饶有兴致地为李丽芳演唱的《贵妃醉酒》而操琴……

李丽芳身患癌症，最后一次登台演唱《海港·忠于人民忠于党》，宏大的交响乐起，孱弱的身躯发出了春风化雨、震撼灵魂的“绝唱”。曲终，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大家盛赞李丽芳：“这是用生命奋力为党和人民讴歌！”“她为民族艺术，贡献毕生；对祖国和人民，赤胆忠诚！”

李丽芳追思会上“真情出肺腑讴歌神州千般瑰丽，爱意萦胸怀馈赠菊苑一片芬芳”的挽联，首尾嵌入“真爱丽芳”四字，似更能表达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心声。

尚长荣号召大家学习李丽芳在舞台上的拼搏精神。

王梦云评价李丽芳是“名副其实的人民艺术家”！

李慧芳赞扬妹妹李丽芳是“革命的人、坚强的人、为艺术追求一生的人！”

.....

如今，李慧芳、李丽芳均已携香飘落，化为春泥。姊妹双葩，绚烂之极皆归于平淡，然而在人们的心间，慧丽之花却馨香毕陈，历久弥新，永吐芳华！

慧丽姐妹何以这样受人尊崇爱戴？她们的艺术魅力何以这般经久不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雪泥鸿爪，寻踪觅迹。让我们的思绪穿越时空的年轮，回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老北京的那个贫民大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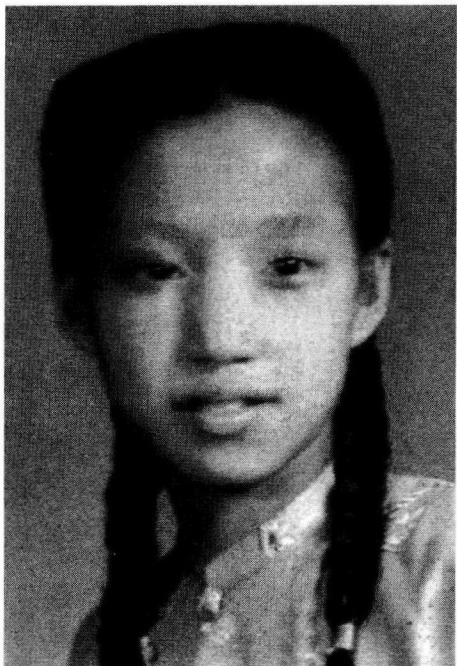
1

栉风沐雨 雏凤展翅

20 世纪 30 年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内忧外患，陷入多事之秋。1931 年 9 月 18 日，觊觎中国已久的日本终于制造了“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蚕食中国领土的行径变得更为赤裸疯狂，短短的四个多月内，中国东北 128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沦陷，三千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就在这民族饱受欺凌、百姓陷入灾难的时候，1931 年的 12 月 14 日，也就是农历辛未年十一月初六，李丽芳出生了。李丽芳的出生虽晚于姐姐李慧芳 8 年，但她的命运和姐姐一样，也降生在北京花市大街贫民大杂院里的穷祖父家中。国殇民哀之中添丁加口，不但没有给李家带来一点儿喜兴，反而让一家人的日子愈加艰难。

当年姐姐李慧芳出生时，李家重男轻女，盼望再生男孩的父亲便给姐姐起了个名叫“连弟”，这个吉祥的名字曾经给李家接连带来了四个男孩。虽然这几个男孩在困苦中都没能活下来，但父亲仍然觉得起名很是灵验，于是依样画葫芦，这回他又给妹妹起了个乳名叫“李贵有”，取其“富贵”之意，意为“贵”中有李家。与其说做梦都想发财的父亲“汲汲于富贵”，不如说父亲“戚戚于贫贱”。多少年来，父亲常常被

“穷”逼得走投无路，实在是穷怕了，他希望这个吉祥的名字能有个好兆头，使穷家时来运转，白日升天。劳苦百姓渴望吃穿不愁甚至富甲一方，便常把这种祈盼嵌入孩子的名字里，朝思暮盼上苍降临“福贵”给他们。可是，事与愿违，1932年3月1日，日本侵略者利用前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东北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满洲国。列强欺辱，危机四伏，国民政府似惊弓之鸟，懦弱无能。在它控制下的北京一派萧条，黎民百姓缺衣少食，终日在困苦中煎熬。李家日渐窘迫，这回，李贵有的名字彻底失灵了。



少年李丽芳

姐姐李慧芳5岁时，祖父曾因生活无法维持把他们全家撵出家门，后因李慧芳学戏，爱戏的祖父又收留了他们。没想到，就在小丽芳两岁多时，这一幕又重演了，祖父实在无力养活他们，再次无奈地把他们一家撵走。就这样，父母带着她和姐姐离开北京重返天津，靠年少的姐姐搭班跑码头唱戏维持生计。1935年，全家流落到了南京。刚到南京时，一家人连个固定的住所都没有，风餐露宿，朝不保夕。小丽芳这时得了眼病，眼睛怕见光，吃饭时，她只能蜷曲着瘦小的身子，躲在桌子下边的暗处低着头吃，那个可怜的样子让一家人看了都心疼。穷人家的孩子有病看不起，只能硬挺着，但穷孩子往往又像一株石缝间的小草，细瘦矮小，却坚韧地活着，不知不觉中，小丽芳的眼病总算痊愈了。

小丽芳6岁这年，南京陷于战争的恐怖之中。1937年8月7日，

南京《新民报》发表社论，认为南京“不是重工业区，不是金融市场，也不是军事重镇，实在够不上敌机的轰炸，南京并不如一般想象之危险。我们希望大家沉着镇静一点好了”。但14日午间，防空警报骤然而起。日本空军16架重型轰炸机飞临南京上空，狂轰滥炸，雨花台国民政府军事要地被炸得一片狼藉。这是抗战史上南京首次遭受日本空袭。自此，日机频频来袭，南京民众一日数惊。

日军占领南京后，烧杀掠抢，无恶不作，父母担心李慧芳遭受灾难，让她女扮男装，弟妹都改口叫她“阿哥”。李家居住的院子里有一个防空壕，那些天，日本轰炸机虽然停止了轰炸，但仍时常飞越南京上空。一次，日军轰炸机呼啸而过，小丽芳随着父母赶快往防空壕里跑。李慧芳泼辣，胆子也大，仍若无其事地在屋子里吃饭。听着飞机的尖啸，懂事的小丽芳挥动着小手朝着姐姐焦急地大喊：“阿哥，来啊！阿哥，快来啊！”

1938年和1940年，小丽芳又相继添了两个弟弟，家里又多了两个人的负担，父亲治病时染上的大烟瘾还要开销，家里的日子更是捉襟见肘。小丽芳自出生就营养不良，面黄肌瘦，这个不爱吭声的孩子，看上去很孱弱，却很勤快，不是刷碗就是扫地，一天到晚手不闲着。姐姐忙着卖唱养家，没有时间做家务，她的一切生活和演戏的杂事都需母亲来打理。父亲身体日渐虚弱，不仅帮不了母亲，还需要母亲去照顾他，生活的重担压得母亲喘不过气来。在这样的环境中，小丽芳就养成了帮母亲分担家务的习惯。七八岁时，天不亮就起床，跟母亲去挤着排队买粮食，每次回家，瘦骨嶙峋的小肩膀上总留有排队时被写上的粉笔号码；杂七杂八的家务活儿，小丽芳也都干得利利索索；姐姐台上唱戏，小丽芳就捧着个小茶壶，上场门、下场门来回跑，追着给姐姐“饮场”……

李慧芳唱戏跑码头，走到哪儿全家就跟到哪儿，姐姐到上海唱戏，